

幻境系列

# 沉睡 的 靈魂

文怡 著



## 目 錄

自序：未完的故事

沉睡的靈魂 Slumbering Soul

記憶密碼 Memory Code

附錄：番外篇

死亡預告 Prophecy of Death

154

070

004

002



# 自序：未完的故事

去年年底，應着香港流動電話文庫《文字慾》的邀約，一直存檔在電腦裡的〈沉睡的靈魂〉得以以嶄新的形態，公諸於世。幸運地，〈沉睡的靈魂〉得到不俗的回響，促成了〈記憶密碼〉的誕生。

流動電話專欄有字數限制，每天只能上載三百多字，如何吸引讀者追看下去，成為我最大的考驗。

閱讀過〈沉睡的靈魂〉初稿的朋友，都詫異其文字風格和我前兩本作品迥然不同。孰好孰壞，就交由各位讀者去評定吧！

素來以龜速寫作的我，今年破天荒有二又五分一部作品面世，真是造夢也想不到。

創作的生命永遠沒有終結，就像〈沉睡的靈魂〉裡的角色，盧植森、莫欣琪、韓哲勇、洛克、洛英、泰莉、韓哲秀、高恆、于詠……，他們的故事，仍未完結。



沉睡  
的  
靈魂

**Slumbering Soul**

漆黑中，她瞇起雙眼，憑著僅有的視野，跌跌撞撞，拼命狂奔，逃避著身後的追趕。她不知身在何處，只感到身後似遠乍近的詭異呼吸，既濕且冷，如尖銳的利爪，觸及她後頸。

她不慎摔倒，一股強大的力量即時將她鎮住，那力量巨大得足以把她扭得粉碎，卻沒有任何重量。

她驚慌得全身抖顫。

一陣寒氣擦過耳垂，她有不祥的預感。

莫欣琪從噩夢中驚醒，滿額是豆大的汗珠。

她急急吸兩口氣，平復心靈。

適才的夢境太過真實，她不禁伸手摸一摸後頸。

除了汗水，甚麼都沒有。

她莞爾，笑自己的愚昧。

「咦？你還沒走？」

聲音自莫欣琪身後傳來。

她轉過身，見程學君遙遙站在走廊上。

「差不多了！」莫欣琪禮貌地回答。

「老陳又要你趕計劃書了，對不對？」程學君露出一貫友善的笑容。

莫欣琪望望桌上的一大堆資料，想撒謊也不易，只得尷尬一笑。

「別理他，那個計劃不急，可以再拖兩個禮拜。這麼美的夜色，應該去陪男朋友，談情說愛，快走！」說罷，程學君搖著婀娜的身影走向她的辦公室。

莫欣琪一直很崇拜程學君，不論個人衣著品味，還是工作方面，她都是出色的人物。公司內有許多關於程學君的傳聞，把她說成謎一樣，但這些都動搖不了莫欣琪對程學君的看法。

不知何故，莫欣琪覺得程學君很照顧她，經常暗中提點她。

莫欣琪渴望有朝一日，能調派到程學君的部門，直接跟她學習。

抬頭一看，朗月高掛，正如程學君所說，好一幅景色。

「今晚月色很美。」莫欣琪側瞄閃亮的明月。

盧植森探頭到窗外，圓月大且亮，不禁驚嘆：「很少看到月亮這麼大，今晚應該享受月光浴。」

莫欣琪聽出男朋友言下之意。「我在公司樓下等你。」

「十分鐘內到。」說罷掛上話筒。

盧植森的住所跟莫欣琪的公司只有一條街之隔，說十分鐘內到，絕對沒問題。

莫欣琪輕輕鬆鬆收拾好案上的文件。

離開之前，她走到程學君的辦公室，敲敲門。「程小姐，我先走了！」

「再見！」程學君揮揮手。

莫欣琪如小鳥般雀躍離去。

程學君走到窗旁，遙望莫欣琪和男朋友渺小的身影溶入人群中。

外面的月色比先前更加皎潔，巨大的滿月彷似掛在窗前，伸手即可捉摸得到。這樣獨特的月色，令程學君心內泛起莫名的不安。

同。

莫欣琪喜歡古董錶，每次經過古董錶店，都會在店前駐足半天，細看每一隻手錶的異

琪如此迷戀的表情，她的視線停留在玻璃飾櫃內的一隻手錶上，瞳孔釋放出興奮的神采。

莫欣琪著迷似的，撇下盧植森，逕自走向老闆跟前。

連價錢也不打聽，莫欣琪直接說：「麻煩你，我要櫃裡那隻手錶。」這完全不是莫欣琪的作風，盧植森當下嚇了一大跳。

老闆的年紀不小，動作有點遲緩，他小步小步的走向入口旁邊的玻璃飾櫃。他小心翼翼打開櫃門，取出手錶，輕輕放到莫欣琪手中。

「這隻手錶等你很久了！」老闆低沉的聲線充滿神秘感。

莫欣琪俯首注視躺在掌心上的手錶，忍不住以指尖輕觸，那感覺似曾相識。「小姐，你要現在馬上戴上嗎？」老闆問。

「嗯！」莫欣琪點點頭。

「我來幫你！」老闆伸手。

這下子盧植森可急起來了，硬著頭皮問：「等等，老闆，請問這隻錶多少錢？」  
「別擔心，我的責任是幫每一隻手錶找到它的主人。價錢絕對保證讓你們滿意。」老闆淡然一笑。

不知怎的，老闆的話聽來很老實，盧植森也就心安了。

老闆為手錶上好發條，再用絨布仔細擦拭，然後，放在莫欣琪左手手腕上，扣上。細條長方形的手錶跟莫欣琪纖細雪白的手腕，十分搭配。

老闆托一托眼鏡，讚嘆道：「這隻手錶的主人，非你莫屬。」

莫欣琪端詳腕上的手錶，有一種難以說明的熟悉感覺。

單從那喜悅的神情，盧植森已可以肯定，女朋友是多麼喜歡這隻古董錶。莫欣琪從不是愛揮霍的女人，難得她找到心頭愛，只要不是天文數字，盧植森極之願意滿足她。

意外的是，老闆開出的價錢果真相宜，盧植森望著賬單上的數目，覺得難以置信。「不是說過了嗎？價錢保證讓你們滿意。」老闆露出親切的笑容。

盧植森在賬單上簽名，心想，這樣的價錢，就算是假貨，被騙也心甘情願。結了賬，莫欣琪仍然如在夢中，盧植森拉起她的手，一起離開。

「如果有甚麼問題，隨時歡迎你們來找我。」

這是店門關上之前，盧植森聽到老闆所說的話。

程學君合上文件，背靠在辦公椅，享受靜夜的寧謐。

她喜歡在晚上工作，夜裡的她特別起勁，精力充沛，腦筋比較靈活。多年以來，她已習慣了夜的氣息。俱靜之中，傳來一聲長嗥。

程學君的心登時像被注入冰水，冷凝結冰。

轉頭望向窗外，圓月此刻溢出黯紅光芒。

她眨一眨眼，定神再看，月亮又皎潔如昔。

程學君將手按在胸口，感覺到奔騰的心跳，一種她以為自己已遺忘的恐懼。

莫欣琪坐在梳妝檯前，注視著案上的手錶。

在寂靜的環境之中，指針的跳動聲很輕，必須把耳朵貼在錶殼上才能聽到微弱的轉動。

莫欣琪閉上眼睛，側起頭，將手錶貼在耳旁。

秒針有規律節奏的移動，像在打拍子，莫欣琪聽得出神。

凝視錶面，秒針在羅馬數字間走動。

莫欣琪忍不住以指尖滑過錶面。

玻璃錶面涼涼的，那觸感跟別的手錶不同。

指頭很自然的沿著錶面慢慢移向錶的背面，她感到有凹下去的刻痕。

莫欣琪反轉手錶，發現錶殼上刻了一個斜體的「I」字。

腦海裡突然閃過幾幅零碎的畫面。

一雙巨大但靈巧的手在組合零件。

雕刻刀在錶殼上刻下「二」字。

靈巧的手為手錶轉動發條，那動作十分輕柔，看得出是惜錶之人。

一陣劇痛，莫欣琪頭暈目眩，畫面瞬間碎成粉末，消失無蹤。

凌晨三點，據說是最多人死亡的時間。

盧植森在睡夢中，被警察局的急電吵醒召回。

一夜之間，三個不同地點，發生犯案手法極之相似的兇案。

警方馬上成立專責小組進行調查工作。

三名死者全是女性，年齡介乎二十二至二十五歲。

死因是失血致死。

由於死亡時間十分接近，加上案發地點距離甚遠，警方認為，三宗命案並非同一人所為。

盧植森有不同的想法。

三名死者受傷的部位不同，臨終的表情則如出一轍。這一點十分可疑。

盧植森躲在辦公室，面對貼滿牆壁的死者照片，企圖從中尋覓新的線索。短短數年的警察生涯，他翻看過不少死屍的照片，卻從沒見過含笑而終的被害者。今夜三名受害人，竟都流露出類似的神情。

她們瞪大的雙眼，彷彿在熱切期待死神的臨降。甚麼樣的兇手，能夠讓死者甘願受死？

盧植森陷入苦思。

莫欣琪踏進公司，發現同事們圍成一團，竊竊私語。

她忍不住好奇心，湊近人群。

「在聊甚麼？」她問眾人。

「哎呀，你不知道嗎？昨晚發生了三宗兇殺案。」女同事聲線提高八度，誇張地

不待莫欣琪插嘴，眾人又交頭接耳起來。

說。  
。

你一言我一語，莫欣琪根本搞不清楚發生了甚麼事。

她順手拿了桌上的報紙，鑽出人堆。

還沒看到頭條的標題，佔半版版面的駭人相片已叫莫欣琪目瞪口呆。  
荒僻的小徑，鮮血在柏油路流成彎月形，女死者躺在血泊中，死不瞑目。

程學君望著報章上的相片，冰封在腦海的回憶像沉睡的火山忽然爆發，灰燼衝上雲霄，烏雲閉日。

突如其来的情緒，幾乎使她暈倒。

她扶一扶椅背，定過神，用衣袖印去額上冷冰冰的汗珠。  
事隔多年，仇人竟然露臉。

程學君警惕自己，必須冷靜下來，謹慎部署報復計劃。

熬了一整夜，盧植森還是沒有發現新線索。  
他狠狠呷一口咖啡，企圖借此驅走倦意。

咖啡太燙，盧植森一不留神，整杯打翻在地上。  
地氈染上一灘污漬。

盧植森蹲下，在咖啡上覆蓋數張衛生紙。

咖啡漸漸滲滿雪白的衛生紙。

靈光一閃，盧植森馬上衝到鑑證科去。

陳經理又催促計劃書進度，莫欣琪被逼在午飯時間趕工。  
偌大的辦公室，只剩她一人對著電腦，將數據繪成圖表。  
圓形的圖表乍看似乎是齒輪。

莫欣琪的思緒被打亂。

不同大小的齒輪互相緊扣，逆時針、順時針方向轉動。  
幼細的螺絲起子將零件扭緊。

發亮的錶面蓋在零件上。

溫柔的手為錶殼穿上棕色的皮錶帶。

即使觸摸不到，單是用肉眼去看，也能感到錶帶的質感很柔軟。